“我的怀念”征文继续开展，征集的文章将择优陆续在本报每周五《聊城周读》刊登，如果您身边也有总是思念的人，那就拿起手中的笔参与我们的活动吧！

可将作品发送到邮箱 welllive@126.com，也可将手写稿直接送到本报编辑部，地址为：聊城市兴华西路93号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，邮编：252000。文章必须是原创，没在其他刊物上刊登过的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，缅怀故人的姓名、故去时间、与作者的关系。

父亲的故事

□江居才

4月4日上午，我和儿子一同去老家给父亲扫墓。我们村南邻济邯铁路，北靠中华电厂水库，往东不远是京杭大运河，往西两三公里是天沐温泉度假村。父亲的坟墓在村西小河北边麦田的中央。因为刚浇了地，怕损坏麦苗，我们在对着父亲坟墓的路边祭奠。

儿子小时候，整天闹着问爷爷长什么样。我全家开始找父亲的照片。遍访亲朋好友，最终在叔叔的战友家找到了一张送叔叔入伍时的合影照，上边有父亲。我急忙到照相馆复制放大，做上相框。望着照片，我整合着记忆的残片。

之前，儿子多次问爷爷的故事，我怕触及心里的伤痛，从未满足他的心愿。儿子再次提出时，我看着孩子真诚的眼睛，难以拒绝。我努力打捞着残缺不全的记忆，搜寻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向儿子述说着，眼泪禁不住扑簌簌落下来……

1972年父亲由于积劳成疾，多方医治，终无回天之力，英年早逝。农历4月18日下午，舅舅骑自行车驮我回到村里。在村西头的大路上，放着一个薄皮棺材，全村的人都来了，母亲、姐姐和哥哥哭得昏天黑地，死去活来。父亲已经被装殓，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了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那一年，父亲才37岁，母亲35岁，我们姊妹三人，姐姐16岁，哥哥11岁，我5岁。父亲撇下我们孤儿寡母，真不知道怎么过。

父亲非常能吃苦，他在搬运站干过搬运工，在铁厂当过翻砂工，无论在哪个岗位，都能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因为我们姊妹3人，年龄都小，爷爷奶奶常年有病，要打针吃药。父亲干一份工只挣8分钱，父母天天忙碌也挣不了几个钱。经济拮据，经常缺吃少穿。春冬农闲时，父亲和村里几个男劳力，步行100多里地，拉着地排车去河东等地送盐、皮硝，换回来地瓜干，留下一部分当作口粮，换些钱贴补家用。

那时候我经常盼着父亲出门回来，有时父亲会给我们捎几个包子，或一块厚饼，细嚼慢咽，慢慢品尝，往往是分几次才肯吃光。父亲总说自己吃过了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舍得吃，只是干啃高粱面的黑窝窝或地瓜面胶皮窝窝。吃了晚饭，父亲会给爷爷送去捎来的烟丝，帮他装一锅烟丝，看他美美地抽着，陪他唠唠家常。

父亲憨厚实在，乐于助人，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。无论谁家有什么体力活，只要吱一声，他都二话不说，放下手中的活，马上就去帮忙。无论哪家婚丧嫁娶，他总是第一个去帮忙，挨家挨户去借桌子板凳，为防止记错，用粉笔在桌椅下面写上户主名字。然后回来帮着烧火做饭，端茶上菜，打扫卫生，再把桌椅逐户送回去。

到今年农历4月18日，父亲去世已经整整40年了。母亲整日以泪洗面，含辛茹苦将我们抚养成人。姐姐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律师、教师；哥哥参军入伍，担任飞行员，官至领航主任、师级干部，多次荣获个人二等功、三等功；我先后担任法官，多次获得各种荣誉称号。侄女和儿子一个在上研究生，一个已在一家公司就职。父亲要是健在，一家人团团圆圆，和和睦睦，那该多好。

望着墓碑，我懂得了生死轮回，人生有始有终。儿女已成家立业，孙辈亦是有用之才，高风亮节得以承继，足以告慰英灵！

我的老父亲，我最亲爱的人，今生我们相聚的时间太短，这辈子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，央求你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！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

□王建栋

又是一年清明时，伤心流淌在我的心窝，何时能弥补遗憾？

清明时节，正值生机勃勃的春天，百花争艳，对于这些让人心跳的景象，我已无暇欣赏，漫步在街道，看见到处是悼念故人的景象，我却不能亲自为奶奶上坟，心中由不得生出遗憾。

那年，我上高二，一向在考前很淡定的我，却在那时很浮躁，心总是很乱，我请假回家调整。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家里很热闹，随口喊了一声：“爸，我回来了，咱家这是有喜事吗？”当时，爸妈对于我回家感到很意外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我看到他俩肩膀上的黑布，顿时感觉到了一丝不安，爸打断了我的思索：“你奶奶去世了，今天刚火化。”我忍不住哭起来，“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回来，为什么？我连奶奶的最后一面都见到。”

“你奶奶闭眼前千叮咛万嘱咐，别叫我孙子回来，他学习那么紧张，快考试了，别打扰他。”听着爸的话，我的泪水不断流淌，心已碎了。

以前种种过错已随时间的流逝化为云烟，我也不再怪罪她，有的只是永远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。我是奶奶的孙子，但是从小却未得到应得的关爱。姑姑家经济条件没我家好，她当时考虑到了这个原因，对表妹比较好，我特别特别羡慕、嫉妒，那时真无法理解她的做法，这种愤怒与憎恨持续到了中考那年，那天中午她竟然出现在学校门口，在那张望着，我本来不想过去，但她喊着我小名，我极不情愿地走了过去，她把带来的鸡蛋和肉给了我，嘱咐我好好考，别紧张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狠心地转过头就走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是恨自己。

随后的两年，奶奶年龄大了，可能意识到她以前做的不对，也可能是我学习好，比较听话，，奶奶对我的关心多了起来，时不时地到我家来问我的学习情况。但是我对她的愤怒还未停止，仍然没原谅她，她似乎不在乎我对她的看法，一到周末就来我家看我。

如今，我上大学了，她去世也快两年了，但是遗憾却留在心中，一刻也没有消失，想起我以前对她的那种行为、那种态度，我后悔不已，但是现在已经晚了，一切都太迟了，她已经走了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她祈祷，让她在另一个世界好好地活。

“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懂事，我会好好学习，毕业后找个好点的工作。”

清明节来了，我在这给你跪拜了，“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，请原谅我的不是。”

怀念小妹

□刘正祥

九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，在工厂上班的小妹因劳累过度昏倒在机器旁，随后被倒塌的货物埋压窒息而死，那年她29岁。

小妹虽然在我兄妹七人中排行老六，但她从没有因为小而得到过特殊待遇，特别是当年在乡下生活，家境贫寒，干活吃饭她和我们大孩子一样。后来小妹有机会进城工作，本以为成家立业后的她生活会幸福起来，但是厄运却没有从此走开。

小时候，你和我们几个大点的兄妹一样，每年寒假都帮着父母制作鞭炮，用自行车驮着，顶着寒冷的风雪，四处赶集吆喝着叫卖，你的手冻得裂开血口，脸上时常沾满灰尘，可你从来不叫苦叫累。

当年，你从卫校毕业后，不怕热，不顾脏，成为全村第一个学着饲养肉食鸡的人，你第一次就养了1000只，你耐心地给鸡打针喂药，不知熬过多少夜，才把鸡成功饲养出栏，挣了1200多块钱，全用来补贴了兄弟几人上学和生活。

你想从事医护工作，但种种原因你走进了一家工厂。虽然没能做你心仪的工作，但一个农村姑娘进城工作，你还是很高兴的。你的表现很出色，工友们都很喜欢你，选你做了小组长，评你当先进。

你刚结婚时，家中一穷二白，从县城到你婆家、娘家往返路途百里远，那时候你上夜班，白天不休息跑去看望父母。

你为了把孩子教育好，想方设法，在城区靠近幼儿园的地方租房，把孩子和公婆一起接到城区生活。

你省吃俭用勒紧腰带勤俭持家，在结婚后短短几年里拼死拼活，不但还清了结婚欠账，还首付买了楼。

你节衣缩食，从紧巴巴的工资里省出钱来，花了几百块钱给年迈的父母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，而你却没舍得给自己买辆电动车。

你去世时，口袋里只有七毛二分钱。在你租住的房屋里，那张破桌上还留着吃剩的半块馒头和老咸菜。

我知道，你是带着对生活的憧憬离开我们的。在你出事前几天还来过我家，告诉我你的工作太累太危险，你怕你单薄的身子撑不了，而且你的偏头疼病老是犯，求我帮着调下工作。当时我答应给你想办法，争取有机会让你从事所心爱的医护工作，叮嘱你实在撑不住就休息几天。

小妹啊，我的话一定是带给你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希望，看你当时脸上挂着笑容。可谁知你离开我家，竟成了我们兄妹的诀别，你让哥哥如何不自责、不惭愧，如何不永远怀念你！

我心中的男人标杆

□涂定军

2008年5月15日，噩耗从乡下老家传来，患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的大舅意外摔了一跤，脑干出血，抢救无效，与世长辞了。

当日，大哥就带着母亲远赴河南新乡。第二天，我火急火燎连夜赶到大舅家。到大舅家时，已是深夜十二时。除了母亲、大哥和几个守灵的表弟表妹外，其余的人都已睡去。

年逾七旬的母亲坐在大舅的灵堂前自言自语，又像对我说：“哎！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(殡仪馆)，多自静(方言：孤单的意思)！”我的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掉。

出殡那天是全国哀悼日，举国上下为汶川地震中丧失生命的人默哀。母亲很伤心，在大舅灵堂前长跪不起，让在场人无不动容。

我清楚，那是母亲对大舅一份由衷的尊敬。

按照推测，大舅的死与地震有关系，他儿媳恰巧在四川旅游，因通讯中断，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前还没有联系上，大舅偏偏又是个爱操心的人。

就在告别人世的前一天，县处级已退居二线的大舅还在写倡议书、贴报，张罗为灾区人民捐款。

大舅是长子，幼年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头。成年后，当兵在外闯荡，转业到外地，算是事业有成。忙碌了一辈子，眼看他就快退休了，却没有来得及好好享清福。

大舅一生清廉节俭，缩衣节食，他常记挂老家的收成。每次回家探亲，总是带着钱物，资助姊妹和晚辈们。

长歌当哭，也难再见大舅笑谈家乡建设的万丈激情。“舒卷挥春春亦在，犹有黄花晚节香。”如今，我只能捧读大舅著作的诗词集《鄂梅心雨》，点一支怀念的烛光祭奠大舅。

大舅走了，却在我心中树立了一个男人的标杆，“活着，背负责任前行；倒下，就是一座丰碑。”

来世，我们还是一家人

□吴永冰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父亲离开我们13年了，在父亲去世一年后，母亲也在一个举家团圆的日子里，追随他而去。也许，是父亲太寂寞了，也可能是母亲认为该是去陪伴父亲了。

2000年春节刚过，我接到哥哥从老家打来的电话，得知母亲病危的噩耗，我急匆匆赶回老家，遗憾的是母亲却没再睁开眼看她最疼爱的儿子最后一眼，带着一生的沧桑，安详而欣慰地走了，未留下只言片语地走了。

父母一生平凡却饱经风霜，历经艰辛。父亲比母亲大十岁，家境贫寒，几乎居无定所，就在这样的家境下，母亲做了父亲的新娘，从此与父亲经营着这个贫穷的家，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个。为了供养我们，父母一生都非常节俭，捡破烂维生。为了供我们上学，他们在本应该享福的年龄还在外出打工、做小买卖，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放弃过对我们的培养。为了凑够我上大学的学费，父亲把盖房的木料都卖掉了，直到父母去世还住在矮小的茅草屋里，但父母很知足，母亲说，看到我们一个个走出大山，心里就很满足。就是在母亲生病的这段日子里，她还不舍得去医院治疗。

父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离开了曾经操劳一生的家，离开了亲人，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念和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。父母的勤劳善良、宽厚仁慈教会了我们做事、做人。

在那些思念的日子里，我轻轻摇动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能触摸到父母那温柔的指尖；在阴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我曾磕破额头泪洒山路，不为思念，只为贴近父母的温暖、感受那份逝去的爱；在那无数个不眠之夜，我也曾不止一次说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今生，我们是你们的儿女，来世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